

年少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很大很大,便一门心思跳出家门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走上社会后,目不暇接地打量眼中的一切,恨不得一口气将这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吞下肚去。临近中年,却突然间万丈雄心齐消,不再向往繁华喧嚣的都市生活,而是由衷地羡慕起儿时的田园生活来。

标志之一就是恋乡。但凡空闲,我总会回到乡村的老家。几周未回,自己便像弃舟一样无根基,活得毫无底气和生机。而每一次归乡,都是对心情的一次濯洗。一进村口,望见熟悉的村落和缥缈的炊烟,心里就像洞开了两扇天窗,亮亮的阳光一古脑地漾进来,照得自己很青春、很透明。踏进老家坚实的庭院,那颗久悬的心才“吧嗒”一声落回原位,觉得四海安靖,天下无贼,一派中庸祥和气象。老家的一草一木虽然长年不改其容,却也“相看两不厌”。放下包裹,沿青麻绿草夹出的一条弯曲的小径一路走下去,直至走近青纱帐、瓜田和李园。在乡村,无一处不是风景。阅

随笔

给心安置一个位子

刘 楷

读每一处久远的风景,如同老友重逢。大自然也有心声吗?当然有,它隐藏在每一处风景之中,等待和期盼着从远方归来的游子细细地品味,而后以徜徉的姿态添加感悟。

标志之二是遐想。也许是未老先衰:每次回乡,都会面对乡间的景物痴痴地遐想,仿佛那一株株桃树、一片片麻地、一棵棵白菜,都隐藏着我童年时许多蒙尘的乐趣。仿佛乡间的一切景象就是整个童年的合订本,让我一想便沉入一种境界,一想便跨越时空……老家的旧饭桌,纺车、捶布石、倚车、渔网、八仙桌等物,历尽风霜,均已风烛残年,让我母亲悉心保存着,因为在这些东西的每一个磨损的棱角上,都刻满了我孩

提和少年时的艰辛和无邪。我甚至可以从中找回我丢失多年的童真,它们与当下的世故与城府相比,显得是那样的明亮而弥足珍贵!

标志之三是穿着。穿着是做布鞋上学的时候,心中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像城里孩子一样拥有一双锃亮的皮鞋。现在,皮鞋穿上了,却突然想穿妈妈针纳的千层底布鞋!相对于皮鞋来说,布鞋更柔软、更透气、更舒服、更养脚。不唯穿鞋这样,穿衣也是如此:总想穿一件儿时做的汗衫,那东西跑起来在身上“忽嗒”、“忽嗒”地响,在炎炎盛夏,绝对祛暑!前些年,母亲给我捎来一双手织的线袜子。我穿在脚上,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和

熨帖。穿上这双袜子如同罩一身长衫马褂在身,既是对母亲的敬意,又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景仰——郑板桥老先生认为:文化人最宜做的事就是穿一件青色长衫,教几个蒙童!

西装革履我依旧在穿,因为我毕竟要融入现今的社会;但内心深处我却始终觉得:自己就是穿家织布的料儿!那情境,一如中国人的脾胃,吃牛排汉腻压不可,但吃白面烙饼就豆腐汤更见舒服。有人说回归是一种倒退,起码是一种固守。我不敢苟同。我想,人活一世,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心放置一个最合适的位置,让自己先行安稳下来,然后才可以谈及“修身齐家平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心不定何以定天下?

当国人变得很国人时,当农民变得很农民时,我感到了内心深处正升腾着一种叫做自豪的东西——其实,自豪似乎还谈不上,因为我只是回到了自己而已。

2004年2月23日,香港《明报》世纪版开始连载我的回忆文章《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但文章刊登了三天,全文尚未登完就于2月25日停稿了。当时四面八方的读者(包括新加坡报界)打电话到《明报》询问原因;我家的电话也响个不停。文章登了一小半突然停了,究竟为什么?他们一致要求继续登完。那一阵网上的讨论更热闹了。有同情我被剥夺话语权的;也有人恶语讽刺谩骂,说我话说了一半不敢说了,不像个男子汉。而各种奇谈怪论也出笼了:有人怀疑《明报》慑服于某种压力把文章停了;还有人猜测可能是我的版权被买断了,担心这篇文章再不能见天日;有人说:不是文章中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玄机,等等。

其实,以上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虚构。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我2004年2月26日在《明报》刊登的《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女儿洪晃的请求是唯一的原因。女儿是如何请求我的?在2004年3月的《北京青年周刊》上有洪晃的一段话可以说明:“我说,没有觉得你不能说话,但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因为你爱我,你女儿这辈子就求你这一件事。我爸想了两分钟,说你要这么求,就撤!我也挺感动的,他熬了三十年的话,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掉就忘掉。”

女儿求我撤稿时还说,当时她母亲病重住院,怕该文章影响她的病情,并说:“爸,你干脆多写点以后出本书。”所以女儿的本意绝不是剥夺我的话语权,而是发表文章的时机不对,所以建议我缓一缓,往后推。

至于停稿后的感受,我在2004年6月4日给女儿的信中也讲得很明白,坦率:“我已古稀之年了,还能有几年在世?趁我记忆力还未完全衰退,还历史本来面目。我们这代人活得很累很苦,留下一点史料给后人参考。你是我唯一的女儿,爸是爱你的,绝不会做出损害你的利益的事。但请你了解爸爸的心情,让爸爸有生之年做点他随心事。文章没登完便夭折了,亲友间问起我,我总有点不快,似有骨鲠在喉之感。”

2006年2月中旬洪晃来电电话说:“爸,把你文章的后半部分放在我的博客上登吧,我的博客点击率非常高……”

既然女儿已经理解老爸的苦衷;我下决心不再哑忍,要在有生之年澄

清我蒙受了几十年的清白之冤,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不再沉默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至今,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我的老师啊,我说你不出息,是你不好,自己不了解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还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这一笔真是非同小可,从此我对章于不义。一些不承认、不了解的读者均视我为人所不齿的负心汉。如此

她就巧妙地导致我们离婚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全掩盖了。

自1993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她文章中对我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姐

姐(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前不久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访谈,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高调,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极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牟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泼在我身上,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现代诗坛 初亏 总是遥遥相望 期盼相见无障 勇敢的小伙 美丽的姑娘 日月,牵着手 全世界为你鼓掌 食甚 即便,把灿烂收藏 混沌,开始滋长 亿万人大睁眼睛 宇宙打开天窗 也只有,你 一只黑色的眼球 生光 复圆 大地又见曙光 暂别,更难相忘 揉一揉,紧绷的眼睑 七色的太阳 明澈的月亮 你又进,我的心房

日食随想 牛建增



坝上金秋(摄影)

源泉

书评

评于润洋的《悲情肖邦》

王 彤

了《r小调幻想曲》,天空是晴美的,而我的心却是忧郁的。”在我看来,这是对舒曼最好的回答,忧郁和诗意,在此曲中也是无处不在的,当然就悲剧——戏剧性而言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首之一。笔者认为,众肖邦学家对此曲的评价就是最好的证明。

该曲是从一个篇幅相对长的引子开始的,而这个引子的音乐素材在整个后续进行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极个别的肖邦整个音乐创作中是极为罕见的。作曲家已经在曲首指明了它的进行曲性质。由这个引子使我自然想到了肖邦创作的葬礼进行曲。引子引起最大的争议是英国钢琴家肯特那认为这个引子与主题关系松散,甚至在演出时完全可以删除它,我认为是不科学的。

有的肖邦专家以e段称之为“凯旋”的音乐为依据,认定这是一首壮丽、

充满乐观、胜利情绪的作品,得到了于教授的反对。理由是,第二个主题群虽然在整首乐曲中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将它与第一个主题群相比较,无论就其结构意义还是表现意义上而言,它很难被认为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他认为,作为一首“幻想曲”,这第二个音乐主题(c)同第一个主题群中的那个充满阳光、明朗憧憬(轻盈飞舞)的第二个音乐主题(b)一样,反映了肖邦心境的另一面,似乎是一种对奋起、抗争的一种想象,还远不是胜利凯歌。我们知道,肖邦是一位在音乐结构上不被传统完全束缚的、具有大胆创新精神的作曲家,但同时这位对巴赫和莫扎特情有独钟的肖邦,又是一位不会完全背离传统的作曲家,他一生中创作的绝大部分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肖邦的音乐是感伤的,是一个失去祖国的爱国者内心深处宣泄与呐喊。

悲剧(戏剧性)在肖邦的作品中是贯穿始终的。早在1831年秋,肖邦得知华沙起义失败,祖国的沦陷,他精神上陷入极大的悲愤和痛苦之中,促使音乐创作从风格到内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与华沙时期创作相比,肖邦在自己音乐中的确迸发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悲剧性力量。他创作的两首叙事曲,《g小调第一叙事曲》(作品23号)和《f大调第二叙事曲》(作品38号)定会让大家想起密茨凯维奇的叙事诗。的确,从中世纪的叙事歌到肖邦时代的叙事曲,真是一个质的飞跃,同时代的李斯特和稍晚的勃拉姆斯也创作过一些叙事曲,但在在我看来,无论是与诗歌的联系还是就音乐中强烈的悲剧性而言,肖邦的叙事曲都是不可超越的,曲中蕴含的强烈爱国之情也是前所未有的。

音乐,正如于教授所说:“要注重声音文本。”任何乐谱脱离演奏都是毫无价值的。其实肖邦的每一首曲子都可以写一篇文章,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在大师逝世160周年之际,笔者衷心地希望他的音乐永远在人们的心灵中飘荡,并成为音乐世界宝贵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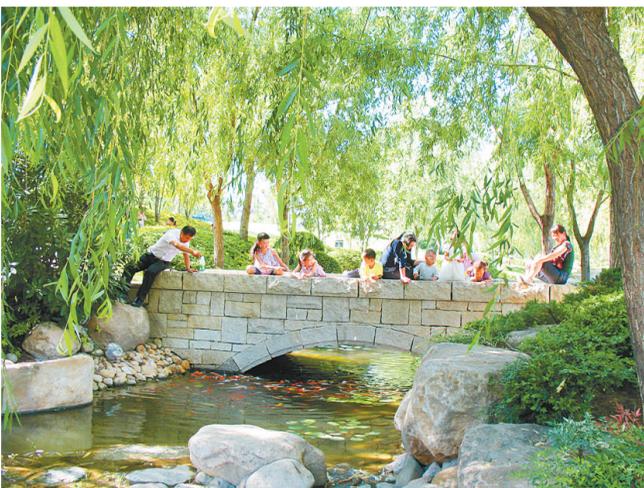
新书架

《小车司机》

黄 雯

《小车司机》看似一部官场小说,但与很多此类小说不同的是,作者无心官场的风风雨雨,而旨在写“人”。因为作者工作在机关,熟悉那里的人和事,所以就把政府机关作为场景,让他的人物在里面充分表演。小说不应该仅仅是讲一个离奇曲折的故事,而应该负有更多的使命——触摸人性,揭示灵魂,探寻深层矛盾,透视事物本质……往大了说吧,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甚至是哲学所思考的和需要解决的,也应该是小说家思考和解决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小车司机》就是奔着这方面去的。没



柳下(摄影)

周素荷

小小说

心痛的抉择

管 莘

提起笔来,他犹豫了。被资助的名额只有一名,经过层层选拔上来的孩子却有两名。最终的决策权在他。可是,两个孩子都是那样的品学兼优。李大雷是个农村娃,勤奋踏实,善良勇敢,曾经为救一名落水小孩差点失去自己的生命。爷爷奶奶年老体弱,爸爸妈妈在家务农。爸爸是个残疾人,干不了重体力活。张志军家在城市,爸爸在教育局上班,妈妈瘫痪多年,每天离不开药。奶奶在家里照顾妈妈和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奶奶没有退休金。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爸爸那份工资。张志军从小懂事,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后,他把自己辛辛苦苦捡废品卖的钱全部捐给了灾区,他的眼镜断了一条腿却一直舍不得换。

这两个孩子,都是好孩子啊!高中三年,每年5000元,考上大学后,每年8000元。这笔资助对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

可是,名额只有一名。握着笔,他的心不由得一阵一阵地抽痛起来。李大雷家在农村,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更激发了他积极向上的力量。他获得过省内省内的多项奖励。他从小心灵手巧,有一个关于农村喷洒农药时的安全保护仪的发明曾得到了农业专家的高度赞赏。他的前途,无可限量。也许,未来的科学家、发明家,就有他? 张志军长在城市,从小聪明伶俐,琴棋书画,诗词歌舞,样样

在行。他的书画参加全国大赛得过铜奖。他是学校里公认的“棋圣”。他在报刊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他自己作词作曲并弹唱的歌谣,总是很快就在各个校园里流行起来。他的多才多艺让人吃惊。他的未来,应该是一片光明。

可是,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两个孩子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在若干年后“泯然众人矣”?

到底,选谁呢?真的难以抉择。他的心,痛得一抽一抽的。终于,他的笔在李大雷那里停顿了。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郑重地在后面写上了四个字:同意入选。

下班了,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家。心,还在隐隐作痛。妻子坐在椅子上,笑盈盈地迎着他。眼里是一份笃定的期待。

许久,他说:“对不起……”妻子一愣,眼睛红了。母亲难过地背过身去。

儿子志军没有说话,他走过来,看着父亲,眼神是那样的纯净。他拉住了父亲的手。

这一刻,再没有犹豫,再没有疼痛。两父子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心,也连在了一起。



祖国万岁(篆刻) 韩雄平

连载

“行,姐一定替你留心!”徐飞忙将一本英文资料递过来:“陈老,呢,能找得到吗?”年轻人,有市场的产品,一定不会只有一家做。你告诉张总,我找到了会通知他的。”

韩宇第二天一早,就按商定的计划到局里找闻彪,闻彪一听韩宇的要求,二话没说就把他领到机房。只见一个不比台式电脑多架的机箱,牢牢地固定在狭长的机架上,“就这呀?不大嘛。”韩宇敬畏地惊叹了一声。就是这台精巧的设备,剥夺了他们的胜算。

闻彪强调道:“嘿,也就十几块电路板。韩工,依我看,你们还不如自己搞。”

韩宇回转头瞪着闻彪,想看看他晚上是否喝多了。

“真的,数字交换机几百块电路板,你们也不搞出来了?”闻彪的说法很朴素,但引起了韩宇的不屑,“得了,你以为搞高科技像喝酒,以量取胜呀?”

这话让性情耿直的西北小伙子接受不了,闻彪激动地嚷道:“韩工,咱们可都是搞技术的,这光环,不就是把电信号变成光信号,在光纤上跑那么一回,再变回来就是了。”

韩宇听了这话,心里不禁一激灵:“对呀,话糙理不糙。如果按闻彪的这个说法,那光环确实比数字交换机简单得多了。”

“走,我们喝酒去。”韩宇一高兴,拿起闻彪准备的资料,就推着他往外走。

晚上夏琳召集了例会,每个人汇报上来的都是坏消息。

直到很晚,韩宇才带着一身酒气回来,夏琳赶忙给他倒了一杯冰水。

“我去看了,那玩意儿好像不复杂,我想请公司武总来看看。”

“他呀?他能行吗?”夏琳没有和武锐锋打过交道,在所有销售眼里,武锐锋有着一神秘的传奇色彩。

“你想想,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搞出数字交换机,要搞那个破玩意,还不小菜一碟?”

“不过,我们只有十天的时间了。”第二天下午,韩宇才找到机会,向崔大伟解释了自己的要求。崔大伟在恒佳高层会议上,知道光环不简单,断然拒绝了韩宇的请求。

北京,中国通信研究院,徐飞坐在陈总的办公室里等着。过了一会,陈总拿着几篇博士论文来的论文走进办公室。徐飞立马从沙发上弹起来:“陈老,詹总的儿子下学期就来读您的硕士了,他让我给您带了点冬虫夏草;还有,这是他准备发表的论文。”

陈总一语不发地接过虫草和论文,直入主题:“你带来的光环资料呢?”

1

“行,姐一定替你留心!”徐飞忙将一本英文资料递过来:“陈老,呢,能找得到吗?”年轻人,有市场的产品,一定不会只有一家做。你告诉张总,我找到了会通知他的。”

韩宇第二天一早,就按商定的计划到局里找闻彪,闻彪一听韩宇的要求,二话没说就把他领到机房。只见一个不比台式电脑多架的机箱,牢牢地固定在狭长的机架上,“就这呀?不大嘛。”韩宇敬畏地惊叹了一声。就是这台精巧的设备,剥夺了他们的胜算。

闻彪强调道:“嘿,也就十几块电路板。韩工,依我看,你们还不如自己搞。”

韩宇回转头瞪着闻彪,想看看他晚上是否喝多了。

“真的,数字交换机几百块电路板,你们也不搞出来了?”闻彪的说法很朴素,但引起了韩宇的不屑,“得了,你以为搞高科技像喝酒,以量取胜呀?”

这话让性情耿直的西北小伙子接受不了,闻彪激动地嚷道:“韩工,咱们可都是搞技术的,这光环,不就是把电信号变成光信号,在光纤上跑那么一回,再变回来就是了。”

韩宇听了这话,心里不禁一激灵:“对呀,话糙理不糙。如果按闻彪的这个说法,那光环确实比数字交换机简单得多了。”

“走,我们喝酒去。”韩宇一高兴,拿起闻彪准备的资料,就推着他往外走。

晚上夏琳召集了例会,每个人汇报上来的都是坏消息。

直到很晚,韩宇才带着一身酒气回来,夏琳赶忙给他倒了一杯冰水。

“我去看了,那玩意儿好像不复杂,我想请公司武总来看看。”

“他呀?他能行吗?”夏琳没有和武锐锋打过交道,在所有销售眼里,武锐锋有着一神秘的传奇色彩。

“你想想,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搞出数字交换机,要搞那个破玩意,还不小菜一碟?”

“不过,我们只有十天的时间了。”第二天下午,韩宇才找到机会,向崔大伟解释了自己的要求。崔大伟在恒佳高层会议上,知道光环不简单,断然拒绝了韩宇的请求。

北京,中国通信研究院,徐飞坐在陈总的办公室里等着。过了一会,陈总拿着几篇博士论文来的论文走进办公室。徐飞立马从沙发上弹起来:“陈老,詹总的儿子下学期就来读您的硕士了,他让我给您带了点冬虫夏草;还有,这是他准备发表的论文。”

陈总一语不发地接过虫草和论文,直入主题:“你带来的光环资料呢?”